

景岳發揮 卷三



景岳全書發揮卷三

長洲葉桂天士甫著

霍亂

論證

有旱潦暴雨清濁相混誤中沙氣陰毒而病者

即霍亂俗名痧者誤也內經無

此說凡邪之易受者必其脾氣本柔而既吐既瀉則脾氣更虛矣

強壯之人往往外邪飲食互相為病故治霍亂者必宜以和胃健脾為主健者培

補之謂也

凡霍亂者米飲不宜進豈可培補乎

霍亂之症多在夏秋暑熱侵入肥膩生冷鬱遏不通致腹痛吐瀉揮霍擾亂不宜用二陳藿香厚朴等消導清暑而愈者



多矣若竟講寒邪脫却熱邪一條而用溫熱補劑未免誤人景岳意在闢劉朱故脫去暑熱而立論

一轉筋霍亂症以其足腹之筋拘攣急痛甚至牽縮陰丸痛迫

小腹最為急候

此腸胃有暑熱食物得外邪觸而內發筋急拘攣而痛此肝火旺而剋土宜以紅蓼紫蘇煎湯

浴之此足陽明厥陰氣血俱傷之候也

若以氣血俱傷而用養血補氣之劑必致殺人

○轉筋者肝木盛而剋土此為賊邪最為危急因肝性急肝火為外寒所束不得疏泄故筋急拘攣作痛即寒包火也惟浴法最妙外得溫煖外寒散去內火疏泄其筋即舒未可為血虛而補之蓋陽明為五臟六腑之海主

潤宗筋此證以陽明血氣驟損筋急而然本非火也

此乃常病之議論非

暴病
肝邪

經云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此因濕熱傷筋而拘急然霍亂之症屬濕熱傷於腸胃混亂攪

擾而吐瀉即暴注之火也如景岳之論斷無火證皆屬於寒往往用熱藥補劑而死者多矣間有口食生冷外受寒邪可用溫熱然須察色辨症爲可如面色紅唇焦口渴大便閉門熱此火邪未清當用黃連香薷飲或二陳和胃加清火之劑如面不紅而白肛門不熱審知口食生冷外受寒邪可用溫熱之藥不可一概謂之寒也若執定是寒必致害人

一夏秋新涼之交或疾風暴雨乍寒乍暖之時此皆陰陽相駁

之際或少有不調爲微寒所侵則霍亂吐瀉攪腸腹痛瘧痢之

類頃刻可至

內有暑熱食物得外寒觸動而起若只冒微寒但頭疼身熱焉有吐瀉腹痛之理景岳察症不明但

將一寒邪受病而毀河間

論治

一霍亂初起當陰陽擾亂邪正不分之時宜以薑鹽淡湯令其

徐飲徐吐或以二陳探吐之則吐中自有發散之意內有暑熱之邪食物

之滯故用吐法以去胃中之邪若竟受寒其邪在表但頭痛寒熱當用發表之藥豈可即用吐乎但吐瀉之後

胃氣未清切不可急與粥湯以致邪滯復聚粥湯尚不可與而可用熱藥乎

若虛在陰分水中無火因瀉而嘔惡不已胸腹膨膨者必用理

陰煎或去當歸加人參主之霍亂症屬水土混淆食物停滯故吐瀉皆屬脾胃何得牽虛在陰分

水中無火而用凝滯之藥乎嘔惡腹脹而用此等之藥殺人多矣可不細心理會而孟浪投藥乎○景岳開口便說水中無火

人若無火焉得再生言火衰則可景岳真可謂大言不慚

一霍亂雜症凡霍亂後身熱不退脈數無汗者酌其虛實於前

法中加柴胡寒邪甚者宜麻黃霍亂吐瀉邪從吐瀉而去津液衰耗豈可以麻黃汗之再耗津

液如此用藥
殺人多矣

○若吐利後轉筋者理中加石膏

既云霍亂屬寒何又用石膏耶

一霍亂後多有煩渴者此以吐利亡津腎水乾涸故渴欲飲水

勢所必然但宜溫煖調脾脾氣得和渴將自止

津液耗亡腎水乾涸豈溫煖熱

藥可治乎獨參湯生脈散庶乎合宜

惡心噯氣

經義

口問篇曰人之噯者何氣使然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

復出於胃故爲噯

內有鬱火外受寒邪遏而不通則爲噯

惡心證治

一虛寒惡心其證最多

屬痰火者多故用竹茹生姜為要屬寒者間或有之未可以虛寒最多立言

或形氣不足之輩悉以胃氣弱也宜溫補為主

不可執定溫補

○若脾

腎虛寒痰滯欬嗽而惡心者金水六君煎

惡心專屬脾胃不可混言脾腎亦不可執

定脾虛用藥宜理胃中之

滯歸地血藥斷非所宜

噯氣證治

據丹溪曰噯氣以胃中有痰有火愚謂此說未必皆然蓋噯氣

多由滯逆滯逆多由氣不行氣逆不行者多寒少熱可皆謂之

火耶

痰氣食閉塞胸膈之間鬱其肝火不得伸越而噯非寒多熱少也亦有胃中空虛無物下焦火氣衝上連綿不絕而

噯者竟宜降火當用滋腎九以降之不可言寒也王註象火炎上烟隨焰出

氣滯不行不得下降隨火上衝而噫若寒但能凝結不行不能上升也準繩云噫者是火土之氣鬱而不發故噫而出又云有痰閉膈間而噯者又云如烟
隨焰出景岳於準繩尚未看過

若脾腎虛寒命門不煖陰邪不降而痞滿噯氣者理陰煎加減

噯氣而言命門不煖斷無是理

一丹溪曰噯氣以胃有痰火宜半夏南星香附石膏梔子按此

治必真有火邪乃可用否則恐滯於中而噯愈甚用熟地豈不滯於中乎

吞酸

經義

經義皆言火與熱獨景岳背經義而言寒



辨證

吐酸一證在河間言其爲熱在東垣言其爲寒夫理有一定矣

容謬異

內經吐酸言熱者言本也東垣言寒者言標也其

散其外寒其火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故河間病機悉訓爲

火不知內經此論乃以運氣所屬概言病應非以嘔吐注泄皆

爲內熱病也

運氣致病原屬一理

如果言熱何以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

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此言痛而嘔非言酸也

又曰太陽之復心胃生寒胸

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爲噦噫此言嘔吐之有寒也

此言吐清水爲噦噫不言

酸也○此段借嘔吐噦噫濡泄以言寒脫却酸之一字今河間言吐酸不言前諸證並非矛盾

乃有不明宗旨

悖理妄談謬借經文証已偏見

經文明言皆屬於熱豈經文不足憑與

夫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則脾氣虛而肝邪侮

之故爲酸也

據此說內經何不曰諸嘔吐酸皆屬於寒乎

卽以氣血強盛之人偶傷

生冷久留不去而鬱爲熱者此以鬱久化熱或亦有之豈果因

生冷而反熱耶

原因鬱久化熱而酸何必牽扯多說而爲寒耶譬如造酒然飯冷蓋煖則成酒熱極則酸矣

理甚明白不必紛紛胡說

矧內經本以外感言而河間引以証內傷謬亦甚

矣

內經並不言外感惟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火何得以河間爲謬

一辨東垣吐酸之論爲是據發明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

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姜半

夏治之

仲景用生姜半夏者辛以散之防其外寒內鬱之火得以外達則酸自愈即火鬱發之木鬱達之之意焉耳

酸者木之味也收氣者金氣也木氣為金氣收斂木不得伸越鬱而為酸用辛熱之藥散其收斂之性木遂其性而酸自止此治吞酸之大法亦從治之理乃治標之道也景岳不必苦為辨駁

一吐酸症諸言為熱者豈不各有其說

吞酸與吐酸不同丹溪言吐酸故用清火東垣

言吞酸故用熱藥散外寒治各不同其理則一

即如飲食之酸由乎熱似近理矣然食

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以火力強而速化無畱也

如天氣熱雖在釜中

亦能酸臭天氣寒焉有酸臭之理此一辨則知熱極而酸無疑矣不必胡說

嘗見水漿冷積既久未

有不酸者此豈熱耶

水漿在缸天寒地凍之時幾月不酸何言冷積久而致酸耶不通之論

且人

之胃氣原自大熱所以三餐入胃頃刻消化此方是真陽火候



之應

因胃中熱故能作酸酸者木之味也不性疏泄因外受寒

涼胃中之火為寒所束不得發越鬱而為酸其為熱也明矣何必牽扯多端妄生議論但有暫用辛熱使外寒宣散

故凡

鬱火得達而酸自除此亦從治之法也何必強詞奪理

病吞酸者多見飲食不快必漸至中滿痞隔泄瀉等症豈非脾

氣不強胃脘陽虛之病

作酸謂陽虛與內經相反余向在燕都治一縉紳余

告以寒彼執為熱竟為芩連所斃豈非前說誤之耶

語無對証以惑後人

本無吞酸吐酸等症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

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

腸中之物豈有逆上而出者乎不通之論

其在上中

二脘者無非脾胃虛寒不能運化之病

若虛寒不運原物吐出毫無酸苦之味

其

在下脘偶出者則寒熱俱有但當因症以治其嘔吐嘔吐止則

酸苦無從見矣

嘔吐亦有分別有聲無物謂之嘔嘔屬火者多經云食久即吐是無火也因下焦無火不能熟

腐水穀久而不化故原物吐出並無酸苦之味若是有火煨煉必定酸苦矣若執定無火內經皆屬於熱一句可刪去矣

論治

一用黃連為君以治吐酸乃丹溪之法也

觀丹溪之治軒岐必不眦裂髮豎

一嘔吐清水古法以二朮二陳或六君子

議吐酸非論吐清水兩病各別寒熱兩途

豈可將吐清水混駁河間之吐酸酸則為熱矣

述古

薛立齋曰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者濕中生熱吞者虛熱內鬱

皆屬脾胃虛寒中傳末症

立齋一生治病專主溫補培元凡病惟以歸脾六君補中逍遙八味六味



數方而已至於去病邪之方並未有見

反胃

論證

觀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

出是無火也此一言者誠盡之矣

反胃一證竟講火虛脫卻上文三句將謂無火症乎然

無火之由猶有上中下三焦之辨若寒在上焦多爲惡心或泛

泛欲吐者此胃脘之陽虛也

此胃火泛泛也未可言陽虛

論治

一治反胃之法當辨其新久所致之因或縱食生冷敗其真陽



謂鬱遏停滯則可若言敗其真陽則不可當以溫煖消導

溫補扶脾胃之中隨時加減不宜專用溫補而投熱藥

或水泛為痰者宜金水六君煎水泛為痰乃腎虛豈可二陳加歸地乎無學問之方置之高閣

一反胃症多有大便閉結者蓋脾胃氣虛然後治節不行而無

以生血血涸於下所以結閉不行此真陰枯槁證也新場葉硯孫患反胃

胃脘作痛服二陳石膏得痢症而愈此乃火熱炎上也治此之法但見其陰虛兼寒者宜

以補陽為主既云陰虛不當言寒矣經云陰虛生內熱豈有兼寒者乎○養陰潤腸則可補陽則陰愈耗

述古

仲景曰病人脉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



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

故也

熱亦不能消穀
未可全屬火虛

簡易方

用甘蔗汁二分姜汁一分和勻每服半碗或一碗日三服則止

此方最好但姜

汁宜十分之一

噎膈

經義

脹病胃癰亦混引在噎膈

門認病不真必致悞人

論證



少年少見此症而惟中衰耗傷者多有之此其為虛為實概可

知矣

虛為正虛
實為實邪

一噎膈反胃二證丹溪謂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然而實有不

同也

始而噎膈者食下噎塞難下湯飲滑潤之物可進其病在咽嗌之間膈者在胸膈胃口之間或痰或瘀血或食積阻

滯不通食物入胃不得下達而嘔出漸至食下即吐而反胃矣豈非病出一體乎

食入反出者以陽虛

不能化也可補可溫其治猶易

此說未為確當

食不得下者以氣結不

能行也或開或助治有兩難

非獨氣結痰血食積俱能為膈

所以反胃之治多

宜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之治多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

反胃

之病胸膈有阻滯不可益火之源惟中空無物食下朝食暮吐用此法可耳

